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五

人部十四 美丈夫 醜丈夫 美婦人

美丈夫一

原爾雅曰美士為彦暀暀皇皇穆穆美也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 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又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家語曰息土之人美　彙苑曰風儀與秋日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美丈夫二

增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左傳曰陳武子白晳而鬒宋公子鮑美而豔　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

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又曰車千秋姓田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又曰霍光白晳疎眉目美鬚髯
後漢書曰馬援眉目若畫　又曰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常登臺見而偉之歎南方故多佳人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與朝會容姿趨走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原吳書曰孫

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　又曰孫韶字公禮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又曰呂範汝南人有容色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所親謂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為人美偉折節下士坐不累席　又曰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推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增

世説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如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　晉書曰王戎常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王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裴令公容儀俊爽時人皆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原又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

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　又曰庾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又曰王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鳯毛

又曰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郎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悦之爭遺之帽　世説曰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

韶舉　晉書曰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　增世說曰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形不交外物　又曰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南齊書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北齊書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

閒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梁書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身長八尺美容貌武帝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陳書曰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為士君子所重　又曰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　前趙録曰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竒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後趙錄曰張謐美姿容㓜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曰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　又曰元善洛陽人風流藴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　唐書曰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　又曰張知謇儀質瑰瑋眉目踈朗曉暢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嚴挺之姿質軒秀　又曰𤣥宗令左右求堪為王府

長史者姜皎薦源乾曜因名見與語乾曜神清氣爽對荅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又曰張鎬儀狀瑰瑋　又曰韋斌容止嚴峭　又曰趙昶神采軒異　五代史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綱鑑曰李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又曰呂端氣量寛恕知大體帝深重之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　元史曰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

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美丈夫三

增兩玉　雙珠　南史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不謂一時頓有兩玉人也　又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改容　延首　山堂肆考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宋書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人以方何平叔

原漢相　田郎　漢書王商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　又曰田鳳為郎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增玉舉　珠庭世說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高嚴　閑美孔帖劉伯芻風珽歎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唐書李絳為華州刺史見李度高嚴　唐書李藩姿制閑美

風寓　姿儀又曰楊炎美鬚眉峻風寓肅宗即其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

九龍　五子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帖呂元膺姿儀瓌秀　孔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又曰劉禕五子並有志行為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明機悟美姿儀為其舅北海王昕所愛曰可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原乘羊車　執麈尾衛玠別傳玠在齔齓中乘羊車于洛陽市舉市皆曰誰家壁人世說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總無分別

增奇風度　美容儀唐書李嗣真常引工展踞于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名相王

府叅軍閻元靜圖之孔帖賓抗體弱美容儀

稱觀音　號菩薩

北夢瑣言蔣凝侍郎有人物人稱為水月觀音

語林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劉元章羅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調為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昌若薛調乎

原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　晉書王武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看殺衛玠

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勤學名見伯于殿上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何晏別傳晏年方七八歲慧心天悟容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漢書陳平美如冠玉　又曰董

假始與母賣珠為業假年十三隨母入平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號董君

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

異苑鄱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牆三年窺臣臣至今未許

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

史記東方朔曰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弘治杜乂字

龍章鳳姿　瑤林瓊樹

嵇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不自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下王衍事見一

增狀如好女　貌若婦人

史記太史公曰余以為留侯其人必魁梧

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梁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屨為業侯景之亂子高從父于都下年方十六尚總角容貌豔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

日月入懷　琳琅觸目 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又曰有人詣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別屋見季脩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紫芝眉宇　玉笋風標 唐書元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山堂肆考唐蔣凝美風標號玉笋班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

容儀高邁　風神峻整 晉書裴楷容儀高邁時謂之玉人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精神爽秀　姿容雄偉 五代史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嘗代悅作奏紀悅乃言之高祖召見逢吉精

神爽秀帝憐之乃以為判官　又曰閩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降準方口

宜相天子　特授丞郎　唐書蕭至忠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　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人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過門整衣　脫冠麤服　傳玄傳玄子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三國典略裴叔則有儁采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

擢為第一　譽以無雙　漢書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名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晉書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燕趙奇士　荊楚仙人　漢書江充名見太乙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

之克魁岸容貌甚壯上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宋書龔祈字盍道漢壽人也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進止詳華　姿表瓌傑 孔帖温彦博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　唐書温造姿表瓌傑

兩登廊廟　四退丘園 北夢瑣言趙逢仕唐及梁卒于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縉紳仰之

蒹葭倚玉樹　野鶴在雞羣 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又曰嵆紹字延祖康之子有人語王戎曰嵆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苔曰君未見其父耳

軒軒若朝霞　濯濯如春柳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又曰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美丈夫四

增美秀而文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　狀貌異人後漢書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宗室顔淵吳志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為宗室顔淵　酒肆益樽晉書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手縈世說潘岳妙有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　身披鶴氅晉書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質等珪璧宋記宋明帝諱彧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風流可愛齊書劉峻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縷武帝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嗟玩曰此柳風

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更生風采 南齊書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外國使兼侍中每歎其風韻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畫像賜之 梁儒林傳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羣臣于清暑殿曼容素美風采執經侍論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嵇叔夜像以賜之

稱二天人 北史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武定中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門竊窺以為二天人也

屬目 唐書高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縉紳皆屬以目

儀止秀偉 又曰武后名張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庭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風儀秀整 語林唐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

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風度凝遠　唐書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量

朝廷羽儀　舊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人稱為三絕

神觀爽邁　唐書裴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觀爽邁

玉而冠者　唐崔琯傳崔瀶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秀眉美鬚　孔帖楊元琰秀眉美鬚髯

端凝若植　唐書馮定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奏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肆于庭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

風貌之美　北夢瑣言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遇閑日以伎樂自隨宴于江瀆都人士女懷擲果之思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

望而慕之

唐書崔郾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

儀幹秀偉 彙苑楊愼矜愼餘愼名兄弟儀幹皆秀偉愼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耶世哀其言

清粹端美 北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麾京師咸重之

神清韻遠 唐書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容止端秀 五代史裴皡出于名家容止端秀

嬖幸錫馬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釣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泣下王曰何為泣對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于王則褰裳涉者衆矣臣猶前魚亦將棄矣能無泣乎王

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柔曼　怨曠

漢書贊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晉志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

遺美于虞　有寵于衛

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雖有言而不用也　彌子瑕有寵于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母病其人夜告彌子遂矯駕君車以出公聞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異日與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

寵固安陵　途經江夏

楚策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于楚共王江乙曰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顏君必從死以身為殉

南史蕭韶字德茂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後為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信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餚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死生牢穽 通達楷梯 上見沈約懺悔文下見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賜之玉柙 遺以錦袍 漢書哀帝寵董賢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之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以錦袍曰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為此變

賞擬鄧通 愛同韓嫣 漢書韓嫣字王孫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

上共卧起　又曰李延年中山人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年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同卧起其愛幸等韓嫣

美丈夫五

原詩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瑙勒晉后鑄金鞭步摇如飛鷰緰鍔似舒蓮

增文宋沈約懺悔文曰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寔死生牢穽未易洗拔

醜丈夫一

原釋名曰醜臭也穢也　增說文曰醜音耑酉反可惡也　廣雅曰仳倠娸婄儓䍖頪䫦噅𦠆頦顝䫌醜也仳臭之反倠火遺反婄音陪儓音臺䍖蒲比反頪差大反𦠆音權頦古來反顝音骨䫌音欺　尚書洪範曰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又曰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又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

取火視之恐其似己也厲人醜人也　辨命論曰哆噅蹙頞形之異也哆噅口張不正

醜丈夫二

原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發蒙記曰醜男駿茂增廣弘明集法琳曰陽文與駿茂爭麗孟陬與隴廉競妍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重天下　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脩于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漢書曰蚡為人貌寢而貴　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姿貌短陋而博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

徃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左思貌陋而口訥　前趙錄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父士為縣卒同郡巫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亦為縣卒感憤游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必當貴達　前秦錄曰徐成純直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歳戲于路司隷徐統見

而異之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相面甚醜君以為相貴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　唐書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孔帖曰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唐書曰盧杞秉政無學術貌么醜楊炎薄之　又曰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

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為鳳翔節度使　孔帖曰王伾貌蓬陋　又曰陸羽貌倪陋　又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慭曰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為人醜怪

醜丈夫三

原鋭頭　短足劉謐之龎郎賦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鋭頟平而承枕四起　崔鴻前秦錄苻

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為大頭龍驤

斂頤 椎額

周斐汝南先賢傳周燮字彥祖斂頤折額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于人與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舉之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曰郭治犨眉椎額色如漆也

增 足攣 脣缺

孔帖盧照鄰客龍門生疾甚足攣一手又廢 山堂肆考唐方干字雄飛脣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作令譏李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袴一座大笑

革帶 縞冠

齊書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曰革帶太緩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呂氏春秋列精子高德行于齊湣王所敬著布衣

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豔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寔不良而言良亦我之侍者也

梁狗　陸犀

梁冀别傳子嗣為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南史恩倖傳陸驗為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為生犀

捉刀　飾帶

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荅曰魏王雖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下田巴先生事見二

蕭啞　李停

齊書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啞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唐書李輔國貌倖陋

射雉　驅驢

上賈大夫事見二　唐書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調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

面何類驅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㪍頂敗面為驅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狗面

裴景秦書苻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詣之沙門法汰問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麞頭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面狹長

後梁書宋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謗經如周蹴踖自陳不謗蔡太保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經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貌踈瘦

宋王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于頸常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弟恐不免事不遠矣

陋貌國公

黑面僕射

唐書李輔國本

名静忠材小貌陋頗知書記高力士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為伍年四十餘為小官掌殿中文帳後封成國公

原支射 北史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黒時人稱為黒面僕射

離隱頤 夏禹長頸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也 尸子禹長頸烏喙面目顔色亦惡矣天下獨貴之

睅目佐宋 左傳華元睅其目皤其腹注睅睛大皤腹大

䫜齃相秦 史記蔡澤魋顔䫜齃齃鼻莖也蔡澤為秦相

增伯倫之形不妨賢士 梁祚魏國統文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肆意放蕩嘗以宇宙為狹云

承宮之狀難示遠人 後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求見宮宮曰臣貌甚陋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醜丈夫四

原不颺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惡而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

黑而上僂左傳豎牛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

長而上僂又曰陳豹長而上僂

惡駭天下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于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子羔貌惡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子之門仕為郕宰

失之子羽史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才薄既而受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增舉帷搏手

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公子光光見之而惡其貌辭之子胥曰願令公子坐于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許之子胥說之半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按吳王王僚也

出宰臨淄 孔叢子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馬王曰管穆容貌醜陋民不敬之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稱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貌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遠矣王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刷頭飾服 司馬嶽別傳劉琮欲候司馬嶽先使左右問之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嶽曰我是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妄稱耶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醜而嗜酒 魏志管輅容貌醜而嗜酒無威儀

瓦礫盈車 語林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礫投之盈車

羣嫗唾之 世說左太冲絕醜亦效潘岳遨游于是羣

嫗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奴僕之下 晉書孫秀子會尚河東公主形醜貌短小奴僕之下者

不堪隊主 宋書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之時攸之以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寔對帝大笑

獮猴衣帽 北齊書宋游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獮猴面陸操蝌蚪形意識不關貌何為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所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形容短陋 孫嚴宋書桓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容短陋而氣幹強果人以此重之

麟閣獮猴 舊唐書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麽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獮猴

先覲妍醜 胡訥見聞錄江南李氏凡

人欲見先畫像覩其姸醜然後延入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黯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貌醜而文 唐書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覩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不可忽也

黑色胡鬍 五代史慕容彥超吐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鬍號閻崑崙

芫荽去黑 宋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黖用芫荽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黖也呂曰芫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

醜丈夫五

增賦魏繁欽三胡賦曰莎車則黃目深眼圓耳狹頤康居則焦頭折頞高輔陷面眼無黑眸頰無餘肉罽賓則

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皆洞頞傾臭　朱彦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寔維彼元士稟之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峙忩如鸜鵒鬬樂似鸕鷀喜

美婦人一

增方言曰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嫽其通語也又娃婧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婧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

館娃宮秦有𣑯蛾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或謂之姣趙衛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窕𡢃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偞宋衛曰偞又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又曰娥𡣍好也秦曰娥宋謂之𡣍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忏

說文曰姕好也詩曰靜女其姕秦晉之間曰娙娥

脤虔通俗文曰容麗曰媌形美曰婧容媚曰婠南楚以好為娃肌骨弱柔曰婐娜頰姸美曰嫌嫷容貌曰嫽

何承天纂文曰孯瑜美色也　周易曰冶容誨淫

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增又曰豔妻煽方處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禮記曰婦容不專于色　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又曰美人既醉朱顔酡些　蘿山子曰麗色藏歛

諺曰美人入室惡人之仇

美婦人二

增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

女妻夔娶之遂不嗣焉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悦乃釋西伯而歸　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飖不能自止善織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

美宋華督父見之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愼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倛則見者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佳者西施陽文也　增拾遺記曰越王貢西施鄭旦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内若雙

鸞之在煙霧沚水之漾芙蕖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國語曰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三年王滅密　成公英疏曰昔秦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之女也

戰國策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陰

姬乃見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殊無美者臣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準頞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為后　又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又曰魯君舉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說苑曰齊王建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

君常苦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書畫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惶聽許　史記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

真是矣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故事曰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弱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

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也　拾遺記曰蜀先主甘后沛人里中相者曰此女後貴極宮掖及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綃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后與玉人齊色嬖者非惟嫉后亦妒玉人后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可以妖玩經懷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為神智

婦人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娶焉　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年十七容貌絶世時帝選良家子入宫靈芸别父母欷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

如血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深處帷幄之中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宫中號為鍼神　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絶所愛幸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置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絶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于

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感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以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寵四姬同坐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珍　鄴中記曰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俗説曰宋禕是石崇妓緑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陳書吳興志曰梁吳興

蘇氏女甞于雲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兒為陳霸先后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曰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　陳書曰陳后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性聰慧有神彩進止閒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天中記曰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

花鳥使主宴　道山清話曰李後主宫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纒足令纖小作新月狀著素襪於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　南唐書曰後主保儀黄氏容態華麗冠絶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詞百首　采石瓜州斃亮記曰完顏亮侍寢妃

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專亮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亮死亦被殺

美婦人三

原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夫婦共樓居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内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黄 南威 西子 戰國策晉文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 曹植扇賦情駘蕩而外得心悦豫而内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顔 巫峽 洛川 山海經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黄帝之季女曰瑶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　曹植洛神賦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青琴　絳樹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冶閑都麗靚糚刻飾䰟

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于絳樹清歌莫激于宋臘

含睇　懷芳

楚詞既含睇兮又宜笑　下見傅玄詩

捧心　伐性

吳越春秋西施捧心而顰七發皓齒蛾眉伐性之斧

增二靳　六劉

晉書載記劉聰如中護軍靳準第遂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　載記列女傳劉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長曰英字麗芳次曰娥字麗華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于朕寔自不同弘曰太保裔自有周與聖源寔別聰大悅于是六

劉之寵傾于後宫

玉女　瓊仙　幽明録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常與帝圍碁相娛女年姿端正帝密悦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宫此其時也　五國故事南漢劉鋹才人名盧瓊仙

療飢　解語　南部煙花録隋煬帝每視御女吴絳仙謂内侍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　詩話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

吐石華　垂玉筯　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合德坐誤吐妹袖合德曰姊吐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華假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　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

翠翰眉　蟬翼鬢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解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下莫瓊樹事見二

束素腰　横波目　宋玉登徒子賦臣東家之女眉如翠羽腰如束素　傅毅舞賦眉連娟以

爭繞日流睇以橫波

處以椒房　貯之金屋上西施事見二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主指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大悅遂成婚焉

忘犁忘鋤　傾城傾國上羅敷事見五下李夫人事見前

弗御鉛華　不施脂粉曹植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笑談詭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號國嘗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

苕琬華琰　輕鳳飛鸞竹書記年曰桀伐珉山獻二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以

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發如鸞鳳之音及觀于庭際舞態豔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盖恐風日所侵故也宮人語曰寶盖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丹山瑶婦　漢殿麗娟

上瑶姬事見前　雞跖集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長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于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于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

傅粉燎香　吞刀吐火

飛燕外傳趙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沈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晉書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藩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

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節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被髮而卧不復言

長袖修裾

丹泉華幄上周成王事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幄幃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也

夢遊巫峽　形畫漢宮上見後高唐賦世記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畫披圖名之衆皆賂畫工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醜圖之終身不得名幸後匈奴求美女于帝帝以明君賜之名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

卷髮

薄眉　錦衣絲履飛燕外傳曰合德美容體膚滑出浴不濡善音詞輕緩可聽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稱美淖夫人在帝側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下巧笑事

二見

靡顔膩理 修態姱容並楚辭

美婦人四

增隅窗見骨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隅窗見骨 必有女戎國語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好其色必授之情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君子曰知難本矣 土城學服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之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步容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 秦人唉蜀昔蜀于中國不通自秦以金牛美女唉蜀然後始通中國 投梭折齒晉書傳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鄰家處女晉書阮籍

鄰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藉往哭之盡哀乃去

衣藏琥珀　洞冥記漢武帝宮人麗娟以琥珀自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新羅美女　車頻秦書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身被五彩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彩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女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道

能畫長眉　山堂肆考隋煬帝御女吳絳仙能畫長眉嘗以紅箋進詩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

步步生蓮　南史齊東昏侯潘妃名玉奴東昏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齊亡王茂請妻之玉奴守節而死故詩曰月步雲梯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

石字美人　南史西吳里志曰梁石靈寶本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

初齊始安王遥光納馬遥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生元帝為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為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

淡糚雅服 梅妃傳梅妃美屬文自比謝女淡糚雅服而姿態明秀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内大明興慶三宮東都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

服却塵衣 杜陽雜編元載納薛瑶英為姬以瑶英體輕不勝重衣于異國求却塵衣一襲與服之

名花見羞 太平廣記明宗淑妃王氏美色號花見羞

號玉卮娘 志怪錄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僧指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

美婦人五

原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户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顧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脱帽著帩頭耕

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鉏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魏曹植詩曰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蓊若春花紅顏韡煜雲髻嵯峩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閒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

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顏　又阮籍詩曰二妃游江濱逍遥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娥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翳皓齒秀頰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帶金步摇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凝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

影春閨散晩香輕花鬢畔隨微汗粉中光飛皃初罷曲
啼烏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詠内人晝
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
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
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昭明太子美人晨粧
詩曰北窗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
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又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

車比來粧點異今世　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徐君蒨初春攜内人行

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屐梅花漸
著人樹斜牽錦被風横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
神　又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凝粧脱鏡中私
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
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承歡妾心君自解掛玉且留冠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
徊聽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
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晻人

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妝　又吳均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冪歷懸青鳳逶迤摇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又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捲葡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又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

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遥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又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又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鑪却晩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增唐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詩曰由來稱獨步本是號傾城柳氣眉間發桃花臉上生腕揺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纎羅宜寶袜紅衫初繡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又梁鍠觀美人卧詩曰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罥鬢微

汗欲銷黄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又孟浩然同張明甫碧溪荅詩曰别業聞新製同聲應者多還看碧溪荅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粧牖閉藤蘿秋滿休閒日春餘景色和仙鳧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别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豔青蛾　又春情詩曰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己厭交情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埽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

紘來　又宋之問和趙貟外挂陽橋遇佳人詩曰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為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寐頻　又李羣玉同鄭相并歌姬小飲詩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聳巫山一段雲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又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

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又李百藥火鳳辭曰歌聲扇裡出妝影扇中輕未能含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臉疑人含笑情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宫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

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晰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旂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游王後宮相如曰臣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兹矣臣棄而不許閒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

上一作離宮閑館寂寞云一作重虛門閣晝掩曖若神一作山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

如脂臣脈定于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逞色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又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如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

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披羅服

之璀璨珇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蹰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顔以静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

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鳬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青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又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青眸顏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掞耀日之珍鉡珚明月之珠璫袿衣紛緋振珮鳴璜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

約之麗姿懐婉娩之柔情超六列于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恵余以至歡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擔中誠于皦日要執契以斷金　又阮籍清思賦曰黶畜白玉以為面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耀精佩瑶光以發輝　又衣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銜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

霞斂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珠以申贈覬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告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延佇天台二娥宫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于雲物心常得于無待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絶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質亦矑瞳而赬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于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奚影響而能

親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映池其少
進也如采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
價直瓊草共枝于是雕臺繡户當衢横術敞庭承月碧
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
桂煙起而清謐乃曜邯鄲之躧步媚北里之鳴琴若夫
紅華舒春黄鳥飛時紺蕙初軟頳蘭始滋不擥蘅帶無
倚桂旗摘芳拾蕊涵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
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櫚丹

柰前軒碧桐笙歌晼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户玉露瞹天氣已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欷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蘭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覿其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于此哉　又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

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蹄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幃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露粧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增唐富嘉謩麗色賦曰客有紅盤京劇者才力雄倬志圖豐茂繡轂生塵金羈照路清江可涉泳淇始度拾蕊歲滋摘芳奇樹

錦席夜陳茝華嬌春瑶臺吐鏡翠樓初映俄而世姝即國容進疑自持兮動盼目爛爛兮昭振金為釵兮十二行錦為履兮五文章聲珊珊兮佩明德一作瑲意洋洋兮若有亡一作聲珊珊兮意洋洋若有得兮若有亡蹁躚兮延佇招吾人兮曲房凝釭吐暉兮明燭流注頗言始勤兮四座相顧時哉哉而載笑唯見光氣之交鶩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止兮皎素絲秉明心兮無他期夜如何其夜已半美人至止兮素玉案之死矢兮無凋換既而河漢欲傾琴瑟

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清一作清歌含韻歌曰涉淥水兮採紅

蓮水曼曼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

度憐彩翠于幽渚悵妖妍于早露於是覽物遷跡徘徊

不懌起哀情于碧湍指盛年于光隙擊節一作轂榜浩歎解

佩嘉客是時也揚雄始壯相如未病復有鄒枚籍籍荀

令咸娛座客喜妙情灑豪翰動和聲使夫燕姬趙女衛

豔陳娥東門相送上宮經過碧雲合兮金閨暮紅埃起

兮綵騎多價奪十城之美聲曼獨立之歌況復坐絃酌

而對瑶章當盛時而謂何　又呂向美人賦曰蕤華灼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縠舒蒙霧隔膚紅柔姿靡質妖豔嬌逸絶衆挺出嬛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横波修蛾濯色以總羣齒編貝靨含雲頰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沈静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真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

增歌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曰許史世家外親貴宫錦

千端買沈醉銅駝酒熱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客一作精聞容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鼎門口先將芍藥獻粧臺復醉集作後解黄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一作有合歡清弦十五為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上馬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椀棲鳳凰袷羅當門刺純綫長翻一作糊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相如塚上生秋柏三秦誰是言情客蛾眉一作蟓又作蹟醉眼拜諸親為謁皇孫

請曹植

增七漢崔駰七依曰�娶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墮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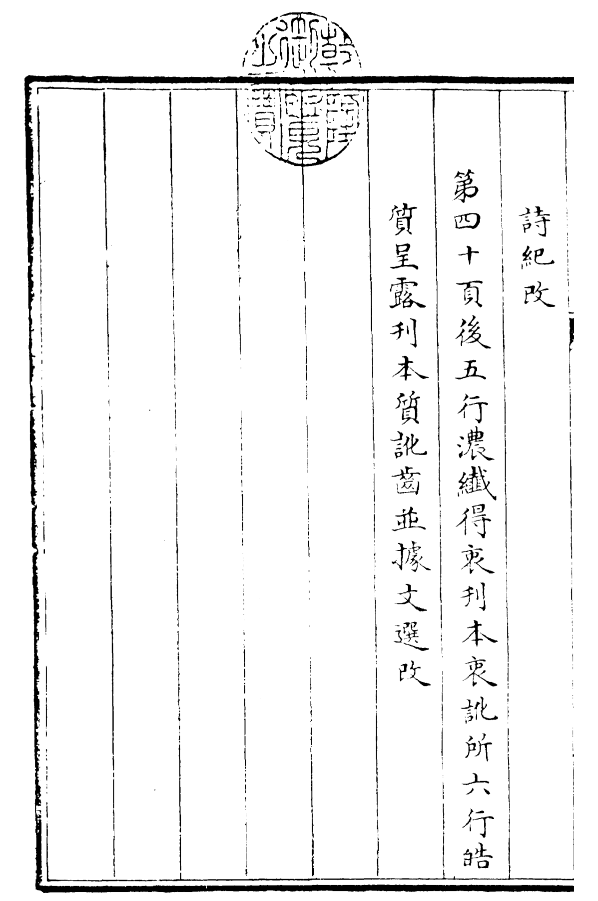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百五十四第二十三頁後五行張忠辟孫寶為屬刋本寶訛實據漢書孫寶傳改

第二十七頁前六行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刋本武訛長據潛夫論改

卷二百五十五第一頁前六行美男謂之破老按謂之二字疑衍

第三十一頁後八行南史西吳里志疑有訛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逶迤揺白團刋本團訛圃據



詩紀改

第四十頁後五行濃纖得衷刊本衷訛所六行皓

質呈露刊本質訛齒並據文選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校對官編修　臣裴謙

謄錄監生　臣杜成

謄錄貢生　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人部十五 醜婦人 長大人 短小人

醜婦人一

說文曰佌倠醜面也 通俗文曰不媌曰嬸音奮可惡曰嬒音怪大醜曰奯音囂醜稱曰娸與嬉同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焦贛易林復之蒙曰鴟鵂娶妻深目窈斗折腰不媚與伯相負

醜婦人二

增軒轅本紀曰黄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宫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　淮南子曰嗜腃哆嗚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倠也注仳倠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

于是拂拭短褐自謁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
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
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為后　韓詩外傳曰齊
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
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
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
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

擗杏齒如編蟹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為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醜婦人三

原勃屑　**䫌䫉**楚辭西施媞媞而不對嫫母勃屑而日侍又曰珪璋雜于甑室𪐴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𪐴音龍孟陬古好女　**誕女**　**亮妻**世說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髣髴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習鑿齒襄陽記黃承彦謂孔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謂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印鼻　宿瘤上齊鍾離事見二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惠妃　允婦王隱晉書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郭子許允婦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不復入桓範勸曰阮嫁醜女于卿故當有意許便回入內見婦即欲出婦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相敬重

效矉　攣耳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下見登徒子賦

增猴面

鹿頭　傴肩　皤腹上見劉思真醜女賦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凝妻有美色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陋惡舉世所無朱悅之忘寢食

醜婦人四

增嫫母倭傀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毉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唐書中宗好與朝臣狎戲帝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寔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禿于後宮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醜婦人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獮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

齞牛語反

𪖙樓鼻兩眼𪖥一交切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

如研米槌髮似掘埽箒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闇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傳粉堆頤下面中不偏有領如鹽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皺可容箸熟視令人嘔

長大人一

原周禮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 增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原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長大人二

原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增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原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

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

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增又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露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赤黄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任俠借容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三十國春秋曰東萊太守王鸞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為

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録曰鹿緼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為荆州刺史白晳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為公輔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風望迥然

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𥔲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槽脛長丈六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末幾𥔲遇疾痛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獻長人名李家寵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吏

堅志曰淳熈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宫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専舟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為大風飄至一島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黒面獰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穿之繫于樹上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来以手攀舡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

舍舟去觀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長大人三

增捕魚 張鳥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 晉朝雜記永嘉元年有鶖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鐵長六尺有半計其射者應長一丈五六尺也 倭國人常行遭風吹渡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别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

原林父 支提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郭子横洞冥記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增釣鰲 憑虎 列子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載五山龍伯國有大人釣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

下大荒中人事見二

猿臂　虎口　外國圖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駝　孔帖郭知運長七尺猿臂虎口

原腰十圍　跡六尺　晉書尹綿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

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咸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名巨無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建旗載詣闕卧則枕鼓

眉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問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

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

袁宏漢記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溫厚人多敬之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恃才倣物為鄉曲所擯

河流大屐　增海汎中衣

祖沖之述異記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令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河津監冦登于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魏志黄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麗過沃沮國其東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丈即長臂人衣也

原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　崔鴻前秦錄苻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護磨那為右鎮郎申香為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

一石肉三十斤　頎而長兮數之極也詩猗嗟昌兮頎而長兮　國語仲尼曰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　增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上見二山海經東夷長人者身長三丈鉛爪鋸牙黑毛覆身不食火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廣額深頤　秀眉明目孔帖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書表絡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康成大會賓客後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　入學究書　結賢待士阮翁仲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此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宫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者猶以為生像涼州記呂光守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寛

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齊夢盤庚　郭稱顏子

璩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人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晉書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邑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

魏畧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　括地圖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白首長丈

牽犬東萊　釣魚橫海

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大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

車隣國女　波谷山人

魏畧車隣國男女皆長八

丈八尺　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薦以大夫　拜為馬監　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常若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寔對薦以為大夫　漢書金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即日賜湯沐衣冠拜馬監

長大人四

原三丈　左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北

門鄭瞞伐齊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之北門鄭瞞由是遂亡注鄭瞞長狄國名菡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代恠之故記其處所

千仞 楚詞東方長人千仞惟魂是索

增金人十二 前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見于臨洮明禍亂之起 又三輔舊事鑄金狄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斛立于阿房殿前

原千秋八尺 漢書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乃名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美

增形皆偉壯 東觀漢記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為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長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力能扛鼎 後漢書虞

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容止端詳 三國典畧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子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子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席

宰相之才 裴景仁秦書姚萇闓符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瑰瑋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世何所為作緯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儀狀魁岸 司馬彪序傳司馬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白皙長大 孔帖瘵映為人白皙長大

姿狀秀偉 又曰武儒衡姿狀秀偉

心無憂患 三秦記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

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
二丈端正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長大人五

原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仞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廹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搶以為旌兮靡屈虹以為綢江杳渺以汯汯兮猋風動而雲浮

原讚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曰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短小人一

原方言曰侏儒短人也㒊䋲短也江湘之會曰㒊　又曰瘠桂林之中謂短曰䋲東陽之間謂之府　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

輕

短小人二

增茍非相論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嗔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

胡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此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原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增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甚小楚王甚

漙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来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
腰間七尺之劔顧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
共飲酒　原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
倶足名曰巨靈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
于事樓護為人短小精辨　增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
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
遂為太守名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黄金乘
傳去　原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

尺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　增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宋書曰孫權黄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

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謡俗論
倶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
本國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
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為無骨登牀輙令人抱
上　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崔鴻前
凉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
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

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啓顔錄曰唐長孫元同有機辯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密公主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元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名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爲日已暗公主等即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元同即指段云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 因

話録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衆人皆大笑　天中記曰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内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憮然大笑　續世説曰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

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短小人三

原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敗我于邾注臧紇短小故也　家語高柴字子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

優旃　蔡義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令半相代　漢書曰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

楚葉公　齊晏子　上見二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奉使楚楚為小

門晏子不入詳奉使 眇丈夫 短主簿史記曰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晉書曰王珣為桓溫主簿為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蔡賦巴馬 郭讚竫人蔡邕短人賦曰巴巔馬弓押下狗列子曰東北極有人名竫長九寸郭璞有讚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上見二益部雜記曰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西海畏鶡 東方紿騶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漢書曰東方朔紿騶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從軍不任軍事無益于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增遂拜府丞 乃為侍讀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舅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為不能將帥滂對

有詞理拜為潁川府丞　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然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宜為學士　令作左丞

山堂肆考通英閣講誦之所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續世說五代崔善為為左丞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日行千里　壽踰萬歲

神異經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鳥　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踰萬歲

性辟虫豸　形類螻蛄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人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虫豸所傷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方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外國圖曰僬僥

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俱足但野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續博物志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往日下自曝其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

智過其軀 身不如面 魏書陸俟多智長子馛有父風魏文成帝見而悅之曰吾嘗歎陸俟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下桑維翰事見二

短小人四

增身長三尺 史記東方朔曰臣朔長九尺三寸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身長三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日南記吏 東觀漢記曰張重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于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記吏非小吏也帝嘉其言賜

以金帛　善用三短北史曰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時稱短李孔帖曰李紳為人短小精悍時稱短李　州民盡短唐書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奏州民盡短自是罷　眇小無鬚新唐書曰李希烈叛關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元平募人築城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去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李克誠曰使汝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　儀質陋倪孔帖曰帛述方少儀質陋倪　才及中人又曰辛讜癯短才及中人　朱衣玄冠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圖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　人長二尺拾遺記曰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長安人腊南部新書曰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僬僥氏

短小人五

原賦蔡邕短人賦曰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幺劣厥僂窶嚏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辭曰雄荆雞兮鶩鸊鷉鶘鳩鶵兮鶉鷃鴡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

兮形若斯螯地蝗兮蘆蝍且子反如
䗬中蛹兮蠢蠕音𬾫蛽

須音𬾫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闍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

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蓰杵視短人兮形若

許

原讚郭璞僬僥讚曰僬僥極麽竫人又小四體取足眉

目纔了竫音淨